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霞箋記
第六回 都統凱旋選美女 麗容被誑上京都

且說張麗容自從探病之後，又見李玉郎十分真心，為他害起病來，這麗容一段癡情，終日思想那玉郎。他就懶抹胭脂，無心打扮，就是那高客貴人，鴛兒百般攛掇，再也不去相陪，以此耽誤了多少銀子。這鴛兒恨在心頭，便有個起發他的意思，這且不題。

再說那參將鐵木兒，自從奉了阿魯台之命，留心去訪那絕色美女，再也選不出來。一日，無計可施，忽然想道：「俺昨日奉元帥將令，著俺各處搜求美女進與伯顏丞相，急切無處找尋，如何是好？我想縉紳人家難以構求，平等人家又難出色，如今曠日已久，豈不是個違命之罪。思想起來，不如到教坊司，喚瑟長問他，倘有絕色的選一個進去，也就是一件大功了。」左右，快到教坊司喚一個瑟長來，我有話問他。」須臾之間，將瑟長喚到，領進去見參爺，鐵木兒說：「你是瑟長嗎？」說：「小人是瑟長，與老爺叩頭。」「你在教坊多年了？」瑟長說：「小人在教坊一萬年了。」參將說：「胡說！打嘴！」這瑟長稟道：「小人是積年的老烏龜。」這參將道：「你既積年的，我且問你，那出名的妓女有幾名？」瑟長說：「妓女雖多，絕色者甚少，小人不敢承應。」參將大怒，隨吩咐道：「我也是曉得的，想是你隱藏在院子內，好去騙人的錢財。」瑟長說：「不敢，只是有一個美人，德色雖是兼全，但他稟性古怪，小人不敢提起。」參將說：「怎麼講？」瑟長稟道：「說此人姓張，名麗容，不但閉月羞花，抑且沉魚落雁。說他精於琴棋，他又書畫皆工。說他長於詩詞，又且歌賦盡善。但是聲價太高，輕易不肯見客，小人說來也是枉然。」參將道：「果然貌美賢淑，無所不備，我將千金彩緞作為聘禮，你先去吩咐他鴛母，我隨後親到他家，與他面講。」正是：

千金不須買花錢，台命傳來敢浪言。

美女若教來相府，這回端的好姻緣。

話說這參將鐵木兒，以千金聘那張麗容，先使瑟長去通音信，誰知他麗容鴛母早犯蹉跎，說道：「我那麗容兒，往白府供唱，必要從李府經過去探玉郎的病症，這也不打緊，倘然李老爺知道此事，怎了？我已曾著人去打探，不見消息，好生放心不下。」正思慮間，那瑟長早已走進門來，說：「媽媽，拜見了。」韓老鴛說：「老官人久不到我家來，今日甚風兒吹到敝地，敢是討月錢麼？」瑟長說：「豈為這些小事！」鴛兒說：「所為何事？」瑟長道：「有一件喜事特來報你知道。」鴛兒說：「有何喜事？」瑟長回道：「這裡有位阿魯台大老爺，聞得你女兒張麗容天姿國色，絕世無雙。他將千金彩緞聘你女兒，進與伯顏丞相，差參將鐵木兒親到你家面講，因此先著我來通知一聲。」這鴛兒先驚道：「別人不知，你是知道我家的，老身一家人口，單單靠著這個女兒賺錢養家，他若去了，老身只得餓死。」瑟長嘆呀一聲，說道：「媽媽，你來有算計的，今日為何這等失計，他將千金彩緞聘你女兒，你且收下，打發了他去，再尋幾個中意的丫頭，做起人家，豈不兩便。況且官府利害，怎由得你？」鴛母說：「老官你這等說，只是我捨不得這個好女兒。」瑟長說：「你女兒我曉的，他近日戀著個情人哩。」媽媽道：「便是戀著那李玉郎。」瑟長說：「可有來，你女兒最會搗鬼，倘他兩下合了一條腿，尋一個計策，使起官勢來，多則不過二三百兩，少則不過一二百兩，如今比你平空的多了七八百兩銀子，難到不好？」韓老鴛說：「我如今豈不知好歹，只是那個天殺的報我女兒的姓名！」瑟長說：「是我，定遭瘟病。」鴛兒說：「不要起誓，那報我女兒的，其實作成我賺銀子，我還要補報他。」瑟長說：「既如此，媽媽你許了他罷。」鴛母道：「尚容忖量。」瑟長說：「千個忖量不如一個笑語。」這也不在話下，你且聽吾說來，有詞為證：

丞相選嬌娃，翠眉貌甚佳。阿魯台不惜千金價，買丫鬟侍他，駕仙舟送他，雲帆冉冉乘風掛。——右調《黃鶯兒》

且說這瑟長攛掇著鴛母要出脫這麗容，鴛母猶豫不決，尚自不肯。正說話間只聽人喧馬嘶，一片聲響，那參軍鐵木兒已到院子了，瑟長聽得，慌忙跑出迎接，跑下稟道：「瑟長接老爺，這就是張麗容家，請進去。」這參將到院中，鴛兒無奈，上前說道：「小人磕頭。」參將對著瑟長：「你與講過話了麼？」瑟長說：「小人與他說過了，他說老爺嚴命，怎敢不從。」這鴛兒不及回話，那參將就說：「既如此，將千金彩緞叫他收下，就打發女兒上船。」鴛兒稟道：「如今未從在家，等他來時，也還要與他商量。」參將說：「有何商量，自要你去作主。」說罷，又取五兩銀子賞了瑟長。這瑟長作謝。那參將見是定了此女，便回去安排船隻，起送去了。這且不講，正是：

今朝選入他鄉去，明日燈前少一人。

卻說瑟長見鐵木兒去了，對著鴛母說道：「如今參將老爺將你女兒選中，又以千金彩緞為聘，只是麗容尚未回家，如何是好？」鴛母說：「正是呢。」瑟長說：「此事不可走漏消息，這丫頭就回來了。」鴛兒說：「老官，我有這樣本事，才賺得這樣錢，使你自放心。」瑟長說：「既如此，我先告辭了。」瑟長去後，鴛母即叫馮才，這馮才應了一聲，說：「媽媽，有何吩咐？」鴛母說：「你麗容姐姐尚不回來，如何是好？況他知此消息，他怎肯依隨嫁了去，你有甚麼計較，說來我聽。」馮才說：「媽媽，你平日哄千哄萬，不知設法騙了人多少，如何倒來問我？」媽媽說：「此事非小可，那丫頭如今戀著李玉郎，一片癡心要去嫁他，如何肯依我說。倘若逼起他來，他要尋死覓活，如何是好？所以我才合計於你。」馮才說：「既如此，我倒有一計，俺如今悄悄的到白府中，報他一個假喜信，只說李相公竟是病體好了，他父親不忍監禁他，帶了許多金銀僱下遊玩船，接你到船中去游虎丘山哩。那裡曉得官船私船，等到船上，竟自連夜開去，有何不可？」鴛母說：「此計甚妙，真是人不知，鬼不覺，將他送出門了。」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

且說馮才與鴛母定下此計，要誑那張麗容去船，送到京中伯顏丞相府中，這且慢講。

卻說張翠眉自探了玉郎之病，又往白府供唱，雖被白老夫人留得幾日，心中掛著玉郎，恨不能再過其門，還要探他一番。忽白府家人自外邊傳一信來，說院子有一馮才，前來要與張麗容說話，須要稟知太太。院子傳進，白夫人容他出去講。這張麗容走將出來，說：「馮才，此來有何事情？」馮才道：「姐姐聽稟，如今那玉郎李相公，他爹爹因他有病，不忍鎖禁他，已竟放出。約姐姐去遊玩山水，船已伺候停當，請姐姐前去，速速陪他一遊。」這麗容聽了此話，喜出天外，不分真假，就進到內宅，稟知白夫人說：「賤婢家中有事，媽媽叫俺速回。」白夫人那管真假，打發他去了。麗容並不知是計，就跟著馮才便走，及到水邊，上得船上，不見有甚麼李相公，只見有兩個侍女，慌忙叩頭說：「姐姐，恭喜賀喜，婢子一路服侍到京中去，多乞包容。」這翠眉心中大驚，說：「此係何人之船，事有蹊蹺，姐姐不可錯認了人。」侍女說：「此係官船，服侍姐姐進京的。」翠眉更覺大驚，嚷道：「馮才！這是怎麼說？如今李相公在那裡，快與我講個明白。」馮才道：「那裡什麼張相公、李相公，只因阿魯台老爺，要選姿容絕世的女子，進與京中伯顏丞相，馮媽媽因你戀著情人李玉郎，不肯接客，得了千金彩緞，將你賣與他了。」翠眉一聽此言，方才明白，「總恨我這狠心媽媽，如今是設計將我誑哄至此，我怎肯入你的圈套！馮才，快送我到家中去，與媽媽講話。」馮才說：「這個卻難，如今媽媽得了千金，已將你賣與參將老爺了，就是媽媽也做不得主。」翠眉說：「馮才，你把我誑哄至此，自然是你們定下的牢籠陷害我，既不能見我那玉郎，寧可死於此地，斷不從你們這條計策！」這侍女見他二人爭鬧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不必如此，如今是千金聘你，豈不為美？此行富貴已極，何必顧戀著一個窮酸，甘為下賤？」麗容聽罷，說：「馮才，你快與我報知李相公，叫他速速前來見我一面，便死也甘心。」馮才說：「此處已有官府關防，那個容你如此！你如今不如寫書一封，我便寄去，你與李相公做個永訣罷。」麗容說：「這也講得是，只是舟中那有紙筆，古人云：『血指寫書方見情』，我如今不免咬破指頭，寫血詩一首於向日霞箋之末，以寄幽恨」，上寫道：

死別生離莫怨天，此身已許入黃泉。

願郎珍重莫相棄，擬結來生未了緣。

薄命妾張麗容斂衽再拜，夫君玉郎親拆。

麗容寫罷，說：「馮才，此書煩你遞與李郎，道我書不盡言，有死而已。」馮才得書去報李玉郎，這且不講。

卻說參將鐵木兒見麗容已到船中，那裡容得他這些情節，即令水手速速開船，送至京中，早完其事。這水手聽說，不敢怠慢，即便揚帆撐篙，開船去了。正是：

彩雲夢斷悲蘇小，高掛雲帆出豫章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